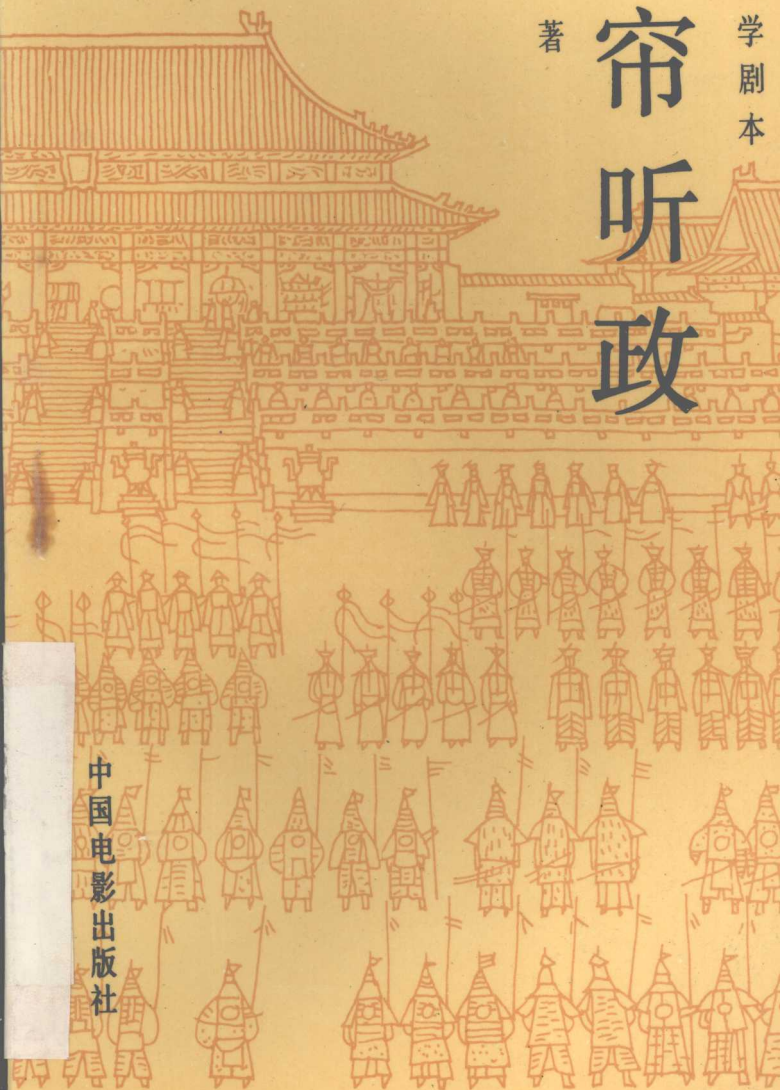


电影文学剧本

垂帘听政

杨村彬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电影文学剧本

垂帘听政

杨村彬 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5北京

垂帘听政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787 × 1092毫米1 / 32 印张: $3\frac{1}{8}$ 插页: 2 字数: 5500

1985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3,000册

统一书号: 10061·478

定价: 0.81元

内 容 说 明

《垂帘听政》包括上部《圆明园》和下部《避暑山庄》两部分。

剧本以慈禧太后从一个满族小姐被选入清宫，册封为兰贵人，继而又成为懿贵妃，直至篡夺皇权、垂帘听政，成为独裁女皇的历程作为主线，描写了清王朝统治集团的争权夺势、腐败没落，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，展示了一幅旧中国从封建王朝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画卷。

全剧通过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，以及慈禧与恭亲王奕訢勾结，依靠帝国主义势力，在承德避暑山庄密谋、发动“辛酉政变”等史实的描写，集中刻画了慈禧、咸丰、奕訢等历史人物。人物塑造有一定深度，文笔简炼，清丽畅达，富于文学性。

剧本内容，与已摄制公映的《火烧圆明园》和《垂帘听政》影片内容有出入。为使读者了解这方面情况，特附录作者为此撰写的专文《关于〈火烧圆明园〉〈垂帘听政〉的历史背景和人物性格》于书后，供参考研究。

责任编辑：陈玉通

上部 圆明园

序

〔画外音〕翻开中国近代史，清朝末年，出现一个奇怪的女人，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之久，她就是慈禧太后。

画面依次推出：森严的故宫，阴暗的殿堂，高耸的档案柜，函装的历代文案，雍容华贵的慈禧巨幅油画像。

〔画外音〕她是个妖媚温柔的美女，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她是个聪明能干的政客，更是个阴险毒辣的大独裁者。

画像的局部：对镜梳妆的风流仪态，缀满珠翠、又高又厚的花盆底鞋。威严的炯炯目光和富于自信力的微笑的嘴角。养尊处优的纤纤素手，指端铁甲般的长指甲套。——叠印：匆匆闪过雕龙描凤的宫馆廊榭，金冠玉镯，珍珠披肩。匆匆闪过进贡的奇异玩物，早期的汽车，火轮船，小火车。上面叠印着一纸又一纸的卖国条约：天津条约，北京条约，通商章程……

〔画外音〕关于她的事迹传说很多，根据清史馆的档案和奏章，她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，自幼能诗会画，多才多艺。

画面显现宫中杂件大红纸折：“镶蓝旗，满洲……原任惠征之女，年十五岁，辛丑年十月二十八日戌时生，那拉氏。原任员外郎吉郎阿之曾孙女，闲散，景瑞之孙女……”

〔画外音〕咸丰二年，以镶蓝旗贵族身份参加选秀女行列。

画面：神武门，高大朱红的宫墙外，一排大鞍车。车灯闪耀，里面都盘腿坐了适龄的满族少女。玉兰，十五、六岁，正是豆蔻年华，明目皓齿，满面春风，穿了新制的花旗袍，头上髻了大两把，手里不住地搓弄着绣花手绢，显得很不自在，一下扑到妈的怀里，显然还是个孩子。她母亲佟佳氏，四十开外的满族妇女，虽没有特异的珠宝装饰，倒也大方体面，脸上开得光光的，全身都是很合体的补服官衣，安详地吸着水烟袋。玉兰又惊又喜，心神不定……

御花园中，一排一排的旗装少女，个个花枝招展，绕过假山和廊庑，登上金鱼池上的玉石台阶，在金碧相间的“浮碧亭”、“了然亭”前，向上叩安——咸丰皇帝奕訢的眼睛盯视，那就是玉兰。她的名牌被放到中选的金盘里。

〔画外音〕玉兰被选中，册封为兰贵人。

画面：内务府奏折：咸丰二年二月二十八日……总管内务府谨奏：“为奏闻事……兰贵人，

于五月九日进宫，钦此。”

〔画外音〕她不过一个普通满洲妇女，姿色略有，但也并不是国色天香；才智精灵，但比她更成熟的达官显贵大有人在。她为什么能够从一个后宫粉黛，一步一步登上垂帘听政、至高无上的宝座的？

赞礼的乐章中，依次显现：兰儿——兰贵人——懿贵妃——慈禧太后。

推出片名：《垂帘听政》

—

高耸的宫墙，黑森的永巷，闷人的深宫内院。

透过珠帘雕窗，花丛馥馥，兰贵人轻盈移步，隐身眺盼。但见宫苑内铜浇铁铸的麒麟、凤凰狰狞欲起。宫檐角，月上柳梢，依依摇曳。耳边更鼓响动，御道旁，笨重高大的石雕宫灯相继放光。

永巷深处，内侍太监提灯前引，咸丰帝奕訢，二十五六，眉清目秀，略嫌清瘦，自以为是天生龙种，时常自做聪明，喜怒无常，有时象个幼稚的孩儿，有时装做精明的帝君，穿了便服，头上戴缀满珠宝的便帽，腰间系着镶玉石的腰带，挂着一串荷包。他微微闭拢双眼，乘黄缎软轿，缓缓前来。玉兰款步，欲迎又止，在花丛深处张望，软轿昂然而过。

夜阑人静，玉兰孤坐灯下，昏昏欲睡。想起进宫生活的日日夜夜：一大排浓妆艳抹、珠光宝气、妖娆百态的妃嫔，按品位高低，列班向奕訢

和皇后叩安。皇后，纽钴禄氏，比玉兰小一两岁，但显得稳重成熟，大方得体，完全是一个受了贵族家教的旧式贵妇的典范，永远心平气和，息事宁人，沉默寡言，不轻易开口，不愧菩萨心肠。当兰贵人等向上叩安时，奕訢眼睛看也没看她。当大宴乐的时候，兰贵人也排在妃嫔之后……

孤灯之下，苦思进身之道。打开梳头盒，对镜端详，若有所得，把两把头上的珠翠扯下，青丝高髻，披上素净可人的轻盈衣衫，顾影自怜；渐渐露出巧笑。

婉转的清音，远隔楼台，在竹林深处，溪水潺潺、花影扶疏之间飘荡。

奕訢乘软轿穿过回廊，依稀听到歌声。停轿，独自寻声步入竹林深处。

没有宫馆，没有殿堂，没有雕栏玉砌，走到这里，宛然置身江南。小桥头，溪水旁，渡口有太湖石点缀，池内荷花莲藕放香，别有一番野趣。

“……艳阳天，艳阳天，桃花似火柳如烟，又早画梁间，时时飞春燕……”渐渐听清楚了，循声从花丛间，发现水边坐着一位丽人，赤脚踩水，轻轻哼着民间小曲。

奕訢蹑步潜到身后，倒影映在水中，玉兰发现，赶快起身躲闪，奔入花丛。奕訢追赶：“你是谁？”

兰贵人返身，姗姗下跪，故意低垂粉颈，似乎冒犯了圣上，不敢抬头。

奕訢：“我怎么没见过你？你是……”

兰贵人缓缓仰面：“贵人……玉兰。”

奕訢：“呵，对对，我想起了。”双手搀扶。

兰贵人：“奴婢有罪，不该唱这种俚曲小调。”

奕訢：“我爱听，唱！”

放浪的曲儿调儿。奕訢和玉兰完全忘却皇身体统，在花丛池畔，情话绵绵，玉兰偎依到奕訢怀里。

寝宫，御炉飘香，烟丝缭绕、宝帐低垂。只闻钟声嘀嗒：一座钟上双燕呢喃、一座钟上鸳鸯戏水。一座钟上王子公主翩翩起舞，一座钟上珍珠翡翠的花儿朵儿开瓣怒放。

珍珠翡翠的花儿朵儿化为英法海盗战舰，炮火连天，龙旗折断。叠印：“咸丰七年”。从炮火中，联军抬出一大箱一大箱的鸦片，在挥舞的指挥刀下，强行上岸，冲进广东知府衙门，清军逃窜，巡抚叶名琛，一个昏庸老朽的顽固老头被执。广东老百姓愤怒起义的人流和英法海盗厮杀……六百里加快奏折，驿卒策马狂奔……

深夜，一顶官轿飞驰到宫门口，轿内走出一位官员，脚步踉跄，捧了战报，奔驰入宫……他就是肃顺，四十多岁，精明强悍，早已是咸丰帝奕訢的左右手，智多星，颇有见地，也极见胆识，然而他不轻易流露，遇事总是不慌不忙，

胸有成竹。

“圣上，紧急战报！”寝宫绿纱窗外，值班宫娥轻轻呼唤。

紧急求援奏章在福漆托盘中，由宫女跪呈到奕訢御榻前，奕訢撩开纱帐，皱起眉头：“什么要紧事，半夜到这儿来？”

宫女跪陈：“肃中堂在殿外候旨。”

奕訢不耐烦地取过奏折，宫女掌灯向前，奕訢草草看了一眼：“明儿早朝再议！”顺手把奏章丢入托盘。

那宫女跪安，刚要返身，一声：“等等。”是兰贵人，斜披睡衣：“圣上，肃中堂星夜入宫，一定是不比寻常呀！”

“广东，洋人闹事。”奕訢不耐烦地。

“洋人来了？”兰贵人。

“广东，远得很呐。”奕訢。

“还是召见肃中堂，仔细询问的好。”兰贵人一边帮助奕訢更衣，“……广东失守，江南的长毛又……”她满面忧戚。

看到这种情景，奕訢更加怜爱，抚慰着：“想不到我的兰贵人，不但容貌出众，还能顾全君国大事呢。”

兰贵人羞涩地低下头去。

一间便殿里，奕訢盘腿坐在临窗的炕桌上品茗，肃顺垂手在一旁侍立。

“这些洋鬼子，太无理取闹！”奕訢。

“他们口口声声要求换约。”肃顺。

“道光爷手里，不订了万年和好条约？又要来换什么？谕广东道：妥善劝慰洋人，尽力在当地息事宁人。”奕訢说着就要起身。

肃顺跟随：“就因为拖延不决，才引起这事端，洋人还扬言：再不解决，他们要北上，进京面圣呢。”

奕訢停步：“千万不要让他们北上。洋人想进京，面见我？”觉得可笑之至，大步走开，回首一句：“我看，还是给他个相应不理。”

御花园内，侵晨，皇后和兰贵人由宫女太监陪侍，观赏雕栏旁的各色怒放的牡丹，玉石桥下，池中悠游的尾尾金鱼。

“听说洋人的腿是直的，拐不过弯来，要进京面圣，不会下跪，那成什么体统？”兰贵人笑着。

“兰贵人，外廷的朝政，咱们后宫是不能、也不便多口的，再说，咱们也不懂。”皇后善意地提示。

“谢谢皇后的提醒。”兰贵人：“以后，您得多关照。”

御园大内，瑞雪纷飞，转为桃李怒放。

长廊上，宫女太监们提着银壶，捧着金盆，慌忙奔走。

奔进储秀宫。

皇后、妃嫔们也都闻讯赶来。

兰贵人横卧御榻，热汗涔涔。

银壶热水倒入红漆雕花大盆。

奕訢也闻讯奔来，绕过回廊，跨越花坛，隔着大扇玻璃镂花窗，听到一阵哇哇出世的儿啼。

宫女跑来跪报：“大喜！皇上，阿哥！大阿哥。”

喜气洋洋的雅乐，进封兰贵人为懿贵妃的典礼在后宫举行。后宫粉黛：妃嫔、贵人、答应和常在，依次列班为皇上皇后叩喜。

懿贵妃换上贵妃品服，怀抱了大阿哥，由贴身宫娥搀扶入座，接受叩贺，掩不住的满心欢喜……

二

紧锣密鼓，漱芳斋，精巧的小舞台上搬演吉祥戏文，妃嫔们陪同奕訢在正殿，朝臣们在两廊，开怀畅饮。

殿内陈列着奉献祝贺的礼品。一位年轻王爷，恭亲王奕訢，二十多岁，神采奕奕，精明能干，自幼接近洋务，身上虽然穿戴朝服，却自有一番与众不同，略带洋气的风度。他将一个西洋最新式，镶满钻石，精巧的小八音盒交给安德海。

八音盒送到懿贵妃面前，八音盒响，动听的乐音，阿哥本来在哭，忽地停止，懿贵妃笑。

“咸丰八年”。叠印英法联军挥师北上，美

俄舰队跟从。旗舰上，英使额尔金，一脸横肉，胡子翘得高高的，身披一条绶带，表示他有爵位。法使葛罗，尖酸眉眼，斜戴一顶拿破仑式的镶毛边的帽子，都是全身戎装。他们并排站在一起，举起望远镜，指指点点。身后，一名中国通，英国参赞巴夏礼，带着流氓习气的青年，眉飞色舞地解说着。船只鼓浪前进，白浪翻滚……

紧急奏章，直隶总督谭廷襄呈递的，放在圆明园内海宴堂的御桌上。奕訢盘腿高坐，皇亲国戚、朝廷重臣列班跪礼。人人都面带忧容，不敢开口。

沉默久之，肃顺打破沉寂：“四国洋兵，一齐鼓棹而来，过去还没听说过。”

“一向纳贡称臣，现在居然敢于僭越，敢于……”奕訢。

“据臣所料，他们是为广东闹事，前来伸诉冤抑，前来乞求皇上恩典的。望圣上多多开恩，保管相安无事。”和外国人有过交往，略知洋务的桂良出班陈奏。他已六十多岁，既顽固不化、又退缩投降。

奕訢得到支持，不假思索：“夷狄之邦，蛮性难移。朕看，唯有给他们点颜色，谕令他们：交还广东省城，送还叶名琛，真心悔过还可以商量议和，否则——”很严厉的模样，“我们就要举兵收复广州，断绝英法两国前来通商！”

朝臣们众口一声：“皇上圣明！”心里无不惴惴。

奕訢悻悻地走到御花园。

皇后迎上：“圣上，听说洋人闹事，您生气了？”

懿贵妃劝慰：“鬼子都是熊脾气，吓唬吓唬，一定就自知无趣，退回去了。”

奕訢沉吟：“他们要真的到了天津，那可是京都的门户……”

懿贵妃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”岔开，“圣上您看，阿哥会玩耍刀棍了。来，阿哥舞一回。”

两三岁的阿哥，眉清目秀，真是生来不凡，特别聪敏。一身特制的清清入关时的小小戎装，配带小牛角号，小绣花箭筒和小刀小枪，由十几岁的小太监，机敏地随侍承奉。

阿哥飞刀舞棍，颇有路数。

安德海在懿贵妃身后，低低地：“瞧，要得多好，将来一定是一位文功武备全能的主子！”

懿贵妃轻轻地申斥：“别胡说，胡说要掌嘴的！”实际心里满爱听。

阿哥一时兴奋，举了刀枪，对准安德海，学着戏台上的腔调，“巴图鲁，杀——？”安德海赶快装做逃避，阿哥一追，一跤绊倒，哇哇哭……阿哥头上流了血，大家都吓坏了。

皇后抱住，一边给阿哥揩血，一边劝说：“人主要多施恩德，这个字，不能随便用，懂么？”

奕訢却非常生气，指着安德海：“你叫什么，大胆！拉下去给我重打！”安德海伏地叩头，有如捣蒜。

懿贵妃：“圣上，是我让他和大阿哥这样玩的，罚我吧！”

奕訢：“要不看懿贵妃的份上，要你的小命！”

懿贵妃：“还不快谢恩。”

安德海不停地叩头。眼睛望着懿贵妃，心里说不出的感激。

奕訢笑，转对懿贵妃：“对你，不但不罚，还要有赏。你要什么？”

懿贵妃：“我盘算很久了，别的不求，只求圣上恩准一件事。”

奕訢：“什么，说吧。”

懿贵妃：“进宫几年了，想回家探望一下双亲……”

皇后：“省亲，尽孝道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还替皇上和我送点厚礼。”

懿贵妃叩首谢恩。

贵妃的銮驾，仪仗卤簿，辇络伞盖，在开道的锣声中，由銮仪卫兵勇护从，出西华门，进入辟材胡同。所过之处，地方官员列队迎送。八抬的装潢华丽的、缀满流苏的贵妃大轿，安德海等宫女太监手捧香炉，抬着礼盒，浩浩荡荡地走来。辟材胡同的守卫和地保在路旁伏地叩礼。懿贵妃在轿内，透过面前轿帘和轿围两旁的小纱窗，都历历在目。

皇轿抬进惠征府第。不大的一所四合院。大“福”字影壁后，山石，水缸，石榴树，一应俱

全，倒也十分雅致。二门前惠征，全身官衣补服，一个五十多岁的官员，率全家老小，有懿贵妃的母亲和她的十几岁的妹妹、弟弟，都换了新装，加意打扮，伏地跪迎。家人仆役在远处跪着，不敢抬头。

喜洋洋的乐曲中，依次一台一台的玉如意，珊瑚树，自鸣钟，宫锦绸缎，首饰珍玩，抬入正堂。礼品一直摆放到廊下，顿时堂内院中一片琳琅。

懿贵妃在乐声中下轿，径入正堂。惠征率全家老小步入正堂，向上拜跪。懿贵妃坐在太师椅里，把身体略略一斜，既不愿受父母叩拜，又不能不受这种叩拜。

进入套间，懿贵妃轻松多了，更衣之间，一下抱着母亲落泪，依稀再现她那女孩儿的稚态……

佟佳氏：“为什么要哭，兰儿——唔，我应该称你贵妃。”

懿贵妃：“不，还是叫兰儿，我好久没听见了。普通人家老百姓，嫁出去的女儿，回个娘家有多方便，可是我……”

“孩子，你大富大贵，平步青云了。”佟佳氏。

“宫里是享福，可那罪……连个说知心话的人儿也没有，那里勾心斗角，互相猜忌，也不知哪天皇上要是一不高兴，那……”懿贵妃。

佟佳氏：“你有什么心事，对妈还不说？快告诉妈！”

正要说，懿贵妃一眼发现弟弟妹妹们在门帘缝中张望，叫：“进来，进来！”

妹妹和弟弟忸怩进屋。

懿贵嫔拉起妹妹的手：“来，让我看看，妹妹长得更出落了，我来给指婚，想法跟皇上的七弟奕譞结个亲？”妹妹一下满脸羞得通红。

“那敢情好，那就亲上加亲了。”佟佳氏。

“弟弟呢，也长高多了，也要学好，上进，长大补个大官做做。”懿贵妃。

佟佳氏：“反正有这好姐姐给你做主。”

懿贵妃取过一个绣花包裹：“妈，这点私房，是我孝敬您的，爸爸，我已经给说情，补个好点的差使。”

佟佳氏接过绣花包袱，流下泪来，懿贵妃也跟着抹泪。

佟佳氏：“你看，好端端的，我怎么又招你流泪。你现在是千金之体，万两之重，身为贵妃，又生了阿哥。……”

“贵妃？贵妃多的是，阿哥，将来别的妃嫔也会生。”懿贵妃。

佟佳氏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懿贵妃想了一会，低低地把心中最大的、日夜悬念的事，到母亲耳边倾吐：“阿哥为什么还不封为太子？”

炮口高扬，吐火，英法联军舰队进攻大沽。

龙旗折倒，清兵逃窜，英法联军拉着巨轮炮